

老舍研究资料汇编

徐州师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

I 206.7

<95>

797159

目 录

(一)

作家小传	-----	(1)
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	(3)
党心阳光温暖着文艺界	-----	胡黎涛(3)
老舍和孩子们	-----	冰心(9)
作者、教授、师友——深切怀念老舍先生	-----	吴伯萧(11)
怀念老舍	-----	端木蕻良(15)
老舍永在	-----	臧克家(21)
人民艺术家们的爱和憎——记著名作家老舍	-----	(28)

(二)

老舍谈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了他新的文 艺生命	-----	(36)
《老舍选集》自序	-----	(41)
老舍谈戏剧创作的点滴经验	-----	(47)
《老舍剧作选》自序	-----	(49)
老舍谈《方珍珠》	-----	(52)
老舍谈《龙须沟》写作经过	-----	(56)
老舍谈《龙须沟》的人物	-----	(58)
老舍谈《春华秋实》的写作经过	-----	(62)
更好地发挥文学艺术的战斗作用	-----	(66)
学习老舍	-----	(80)
人物、景物、语言	-----	(82)
老舍谈怎样读《茶馆》的若干问题	-----	(88)
老舍谈为什么读《茶馆》要幸福	-----	(90)
老舍谈他是怎样学习语言的	-----	(92)



22231221

徐州师院图书馆

本国枝来	(178)
人·物·语言	(107)
语言、人物、戏剧	(109)
语言与生活	(114)
曲艺的跃进	(119)
戏剧漫谈	(122)
文学创作和语言	(130)

(三)

梨花白说《茶馆》	(142)
光未然评《春华秋实》	(152)
李健吾谈《茶馆》	(157)
明快欢快的新喜剧——谈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老舍新剧	159
《女店员》	凤子(159)
从《龙须沟》学习什么？	周扬(165)
《龙须沟》，新社会的颂歌	郭沫若(171)
老舍近十年来的话剧创作	邓绍基(177)
周扬说老舍是文艺队伍里的一个劳动模范	129
李伯钊谈《龙须沟》的主题	199
记龙须沟的诞生	夏淳 200
《茶馆》漫谈	张庚 205
座谈老舍的《茶馆》	焦菊隐、赵侠侯 213

(四)

目录索引	(索引)
编后说明	

老舍

老舍(一八九九—一九六六),著名的爱国作家、人民艺术家。原名舒庆春,字舒予,满族,北京市人,出身于城市贫农家庭。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一九一二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并开始写文言诗和散文。北京师范毕业后,曾在天津南开中学做国文教师。一九二九年去英国,在伦敦的东方学院任讲师,并开始了文学创作。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九年,先后发表了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写得多是城市居民的生活,从讽刺幽默见称。一九三〇年回国。先后在济南齐鲁大学、青岛山东大学任教,并继续写了长篇小说《猫城记》、《离婚》。前者在讽刺反动军阀、政客和统治者的同时也对革命错误地采取了讽刺态度;后者揭露和描绘了一群小官僚灰色无聊的生活,抒发了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愤懑。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显著进步。同时还发表过许多短篇小说,后来收入《赶集》、《樱海集》、《蛤藻集》。这时期写的另一篇长篇小说《骆驼祥子》,是他的代表作。小说通过一个健壮勤劳和热爱生活的车夫祥子一生艰苦挣扎以及最后堕落的悲剧,有力批判了旧社会,否定了当时一部分劳动者从个人奋斗来改变自己命运的道路。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后,老舍由济南辗转到了武汉、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和帮助下,为团结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日宣传等方面的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文艺创作上,主要是从事剧本和多种形式的通俗文艺的写作。这时期写的剧本有《残雾》、《面子问题》等。一九四〇年赴西北战地慰问抗敌将士。抗战胜利后,写了长篇小说《四世同堂》。

一九四六年春,他赴美国讲学,并继续从事文艺创作。一九四九年应召回国,热情地投入新中国的各项事业。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

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给予他新的艺术生命。新中国成立后，他以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饱满激情，歌颂共产党，歌颂新社会，先后写了“方珍珠”（一九五〇年）、《龙须沟》（一九五一年）、《春华秋实》（一九五三年）、《西望长安》（一九五六年）、《茶馆》（一九五七年）、《红大院》（一九五九年）、《女店员》、《全家福》（一九六〇年）等十余个剧本和许多通俗文艺作品，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其中《龙须沟》剧本影响最大。该剧通过龙须沟的今昔对比，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的历史巨变，有力地批判了旧社会，歌颂了新中国。一九五三年十月，老舍还曾参加赴朝鲜慰问团去朝鲜生活了五个月，写成小说《无名高地有了名》，歌颂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进攻与坚守“老秃山”的英勇事迹。

老舍拥护并积极参加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他就写信给毛主席表示拥护。但是，卖国贼林彪和叛徒江青合谋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残酷打击和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老舍的身心遭到严重摧残，被迫害致死。英明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于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老舍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葬仪式。在这之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老舍剧作选》，老舍的夫人，画家胡絮青同志为该书撰写了《再版后记》。

老舍先生骨灰安放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本刊讯 一九七八年六月三日，老舍先生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吴德、邓颖超、廖承志、沈雁冰、康克清、杨静仁等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沈雁冰同志在悼词中指出：老舍先生原名舒舍予，是中国文联副主席，是著名的爱国作家。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给了他新的艺术生命，他以高度的创作热情，创作了话剧《龙须沟》《春华秋实》《茶馆》《宝船》和其他多种形式的许多文艺作品，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喜爱，被荣称为“人民艺术家”。但是由于卖国贼林彪和叛徒江青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严重摧残，被迫害致死。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为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创作而努力奋斗！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还有各有关方面负责人、文艺界知名人士、有关单位的代表和老舍先生的生前友好和亲属等共七百多人。

选自《戏剧》1978.7第92页

党的阳光温暖着文艺界

胡絮青

我很荣幸地能够出席这次全委会扩大会议，同来自各地的文艺界老朋友们重新欢聚一堂，共议恢复全国文联、全国作协活动的大事，感到很高兴，觉得有说不完的话。我首先要感谢华主席和党中央。这是打倒“四人帮”之后，文艺界的首次聚会，没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没有这次会议，就没有文艺界的新生，就没有咱们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发言权！其次，我想到了老舍。林彪伙同江青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摧残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工作者，也夺走了老舍的生命。他是中国文联和作协的副主席，他不能出席这次会议了，他已经离开我们十二年。我要控诉林彪、江青对老舍的迫害。我想，如果老舍能够出席这次会议，这也是他首先要说的话，因为他是第一批倒下去的首当其冲。沉冤莫白。

一九六六年二月“文艺黑线专政”论刚出台的日里，象广大革命工作者一样，老舍也感到很不安。它不象党的一贯主张，它是那样粗暴、专横、不讲道理、不顾事实，它抛弃了党的优良传统，使人无法接受，使人无法相信，使人陷入百思不解之中，对老舍这样一个亲自接触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老作家，对老舍这样一个经历了旧社会和新社会的不同遭遇的老文艺工作者，对老舍这样一个有机会参加过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工作的老战士，这个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合伙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使他简直无法心服。难道十七年来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领导下从事的数之不尽的文革运动和文艺创作竟是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难道解放后涌现的被人民所喜爱的许多优秀文艺作品竟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难道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思想、批胡风反党集团、批右派以及历次文艺整风竟是“抓迟了……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难道许多久经考验的又红又专的深受广大文艺工作者尊敬的党的文艺工作领导干部竟不如一个长期脱离工作岗位说话语无伦次、专会出馊主意和强加于人的江青，以致以后一切都要向她去请教？难道解放后一向很有战斗力的，对广大文艺创作工作者热情帮助过、鼓励过、批评过的党的文艺评论竟是“方向错误”的少数人垄断，以致要彻底缴械？难道三十年代文艺创作除了鲁迅先生一个人竟是一张空白，一无是处？难道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子夜》，巴金的《雾》，曹禺的《雷雨》，夏衍的《包身工》，周扬的评论和译著，以及其他许多位老文艺战士的作品竟全是王明机会主义、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别人的不讲，反正老舍自己知道，他的小说《骆驼祥子》无疑受到了“五四”运动的影响，受了三十年代工农兵大兵的“普罗文学”影响而创作的。他虽然没有给祥子写出光明的前途，但是他通过祥子的充满辛酸和悲惨遭遇表达了他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热爱，控诉了窒息、吃人的黑暗制度。他自已知道，这样的作品，包括它的优点和缺点，大概都和机会主义、关门主义、宗派主义没有多大关系。不过这些，在创作道路、创作方法以及对待外国

优秀古典作品等々问题上，也还有一系列莫解之处和一系列想不通。难道以后搞创作写作品，英雄人物一律不牺牲，悲剧不能要，正面人物的成长不能让人看见，必须绕着缺点走，避免“中间人物”和丑化工农兵形象的嫌疑，反面人物脑门上都要刻着字，一看就知道是坏人，爱情更不能沾边……？难道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肯定过、喜欢过的巴尔扎克、歌德、海涅、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杰克·伦敦、高尔基、法捷耶夫这些人类智慧的杰出代表，也都要被当作“盲目迷信”的对象而统统打倒？难道这不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赤裸裸的修正和背叛吗？难道这不是在欺骗人吗？

事实证明，当时大家所想不通的这些事情，后来越演越烈，使文艺界遭到了大灾大难。但是当时老舍绝没想到自己竟会成为第一批打击目标。他当时对前途充满了希望。他亲耳听了周总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他表示热烈拥护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遵循周总理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教导，努力改造自己。他和茅盾等老作家一起热烈讨论，并由他执笔给毛主席写了热情洋溢的信，表示要积极参加运动，并主动请求降薪三分之一到一半。他抱病坚持下乡体验生活，创作新话剧《在红旗下》，高声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正如巴金同志最近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描写的那样，老舍当时象往日一样，寄希望与毛主席和周总理，他真挚地热爱他们，深情地仰慕他们，无限信赖他们，心中充满了对光明革命前景的憧憬。他对老朋友说：“我没有问题，我最近见到了周总理和陈副总理。”这句话表达了他对老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也表达了他对自己和整个文艺队伍的基本看法。

就在这个时期，在林彪、“四人帮”反动思潮影响下，北京发生了一起残酷殴打大批文艺工作者的暴力事件，当天下午老舍也被用采剧道具打伤多处，头破血流。老舍对这种非法暴力愤怒地表示了

自己的抗议。他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决不肯撒谎屈辱。他冒着被打死的危险，不肯说出任何有损党的尊严的话。就因为这个，他当场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受到百般污辱，轮番毒打至深夜黎明前，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奄奄一息了。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没有说违心的话，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是理解我的人民是理解我的。”这样一位出身贫苦，本人清贫了大半辈子，无限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周总理，热爱新社会，热爱劳动人民，日以继夜勤奋创作的一代著名作家，就这样被“文艺黑线专政”论置于死地了。人们第二天在太平湖中发现他的时候，他的全身布满了斑斑伤痕。在他身边湖面上浮动着一条他亲自手书和装订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吟咏的毛主席诗词……。这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至二十四日深夜的事情，发生在“文艺黑线专政”论出笼之后仅仅半年。

老舍去世之后三年，叛徒江青授意要在北京对他公开批判。《北京日报》首先用了整版篇幅对他滥加指责，把他打成“反动文人”，极尽诬蔑诽谤，颠倒黑白之能事。批“人民艺术家”、批“语言大师”、批“文艺界的劳动模范”，甚至盗用龙须沟居民的名义说话剧《龙须沟》写得比龙须沟还臭。把他的所有作品几乎全都打成反动作品，长期禁锢起来。对于这个江青直接插手的冤案，我强烈要求有关单位予以彻底查清。这个冤案的内幕至今还没有弄个清楚，致使“四人帮”散布的谎言至今还没有完全搞清，甚至老舍的一些读者也受到无辜的株连。

“文艺黑线专政”论的一大罪行是摧残了一大批革命的文坛工作者，除了老舍以外，赵树理、郭小川、侯金镜、孙维世、汤然，还有阿英、何其芳、马彦祥、郑律成……这些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都已先后离开了我们。他们的身心都遭到了严重的摧残，有的早死，有的屈死，有的被直接迫害死，使我们这支文艺队伍丧失了一大批最有才华的优秀成员。一些侥幸活下来的老朋友们的遭迁也和他們相

类似。他们被打成了“黑线人物”，说他们是“三名三高”，说他们是“民主派，资产阶级”。其实真正的坏人恰是“四人帮”及其死党们自己。他们把文艺队伍搞垮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改朝换代，来个大换班，为他们结党营私篡党夺权服务。

在批判“四人帮”“文艺黑线专政”论对文艺工作者大肆摧残的时候，我的心中升起的不可抑制的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的无限怀念之情。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陈老总、贺老总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广大文艺工作者留下的温暖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老舍叔叔参加过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当时毛主席对到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表示热烈欢迎。周总理说：“现在就缺老舍先生一个人了。”周总理通过各种渠道捎信给老舍，盛情邀请他回国。归心似箭的老舍接到邀请之后迫不及待地立即动身，终于在四九年十二月返回北京。当他看到毛主席在第一次文代会上对文艺工作者说的话之后，他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国民党反动派对进步作家专门打击压制，把他们围死、逼死、饿死、整死、杀死，毛主席和共产党重视文艺的作用，珍惜人才，尊重作家。老舍把毛主席、周总理、共产党当成自己的再生恩人，他充满了翻身感，他的创作欲望象喷泉一样涌现。毛主席经过周总理推荐在怀仁堂观看老舍的《龙须沟》，这是解放后毛主席在北京观看的第一个大型话剧，给了老舍极大的鼓舞。以后毛主席又邀请老舍参加了历次最高国务会议。记得第几次文代会召开前，毛主席充分肯定称赞了为大会准备的报告，读得令人神旺，这使包括老舍在内的全国文联领导人感到无比欢欣。六〇年七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接见第几次文联全委会代表，并和大家亲切握手交谈。毛主席来到文艺工作者中间，他老人家更得特别高兴，谈笑风生，幽默横出。毛

主席握着老舍的手说：“啊！老舍，你还叫老舍吗？”代表中爆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这些幸福的时刻象春风温暖着老舍的心，温暖着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些峥嵘日子里，这些温暖激励着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决不与“四人帮”为伍，不屈不从他们的淫威。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老舍的脑海里一定重新泛起了这些温暖：“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是理解我的，人民是理解我的。”是的，由这些回忆中，由主席的诗词中他找到了温暖……

今天，党的阳光象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一样又温暖着文艺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继承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翻了文化禁锢主义、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愚民政策，打倒了“文艺黑线复线”论，为受迫害的文艺工作者恢复了名誉，这温暖给文艺园地带来了百花齐放的春天。我们一定不辜负华主席和党的期望，我们决不辜负“四人帮”心慈手软，我们要彻底清算“四人帮”滔天罪行，要把揭批“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复线”论的斗争进行到底。现在我们又有了自己的文艺组织，让我们团结在重建的文联之中，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选自《文艺报》1978.1.P31

老舍和孩子们

冰心

我和老舍住过较密的时期，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那时我住重庆郊外的歌乐山，老舍是我家的常客，更是我的孩子们最欢迎的人。“舒伯伯”一来，他们和他们的小伙伴们，就象一窝蜂似的围了过来，拉住不放，要他讲故事，说笑话，老舍也总是笑嘻嘻地和他们说个没完。这时我的儿子和大女儿已经开始试着不说了，也常和老舍谈着他的作品。有一次我在旁边听见孩子们问：“舒伯伯，您书里的好人，为什么总是姓李呢？”老舍把脸一绷，说：“我就喜欢姓李的！——你们要是都做好孩子，下次我再写书，书里的好人就姓李了！”孩子们都高兴得拍起手来，老舍也跟着大笑了。

因为老舍常常被孩子们缠住，我们就没有了谈正经事的机会。我就告诉老舍：“您若带着些朋友来，就千万别挑星期天，或是在孩子们放学的时候；于是老舍有时改在下午一两点钟和一张朋友上山来了。我们家那几间土房子是没有围墙的，从窗外的山径上就听见老舍豪放的笑声：“泡了好茶没有？客人来了！”我记得老舍赠我的诗笺中，就有这两句：

闲来喜过故人家，

挥汗频令索好茶。

现在，老舍赠我许多诗笺，连同他赠我的把扇子，一面写的是他自己的诗，一面是胡絮青先生画的花卉，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都丧失了！这个损失是永远补偿不了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日本，老舍去了美国。这时我的孩子们不但喜欢看书，而且也会写诗了。大概是因为书中感染吧。

老舍和我的孩子们的通信相当频繁，还让国内的书店给孩子们寄书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有一次我的大女儿把老舍给她信中的一段，念给我听，大意是：你们把我捧得这么高，我登上纽约百老汇大楼，往下一看，觉得自己也真不矮！我的小女儿还说：“舒伯伯给我的信中说，她在纽约，就象一条丧家之犬。”一个十岁的小女孩，那里懂得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作家，去国怀乡的辛酸滋味呢？

一九五一年，我们从日本回来。五二年春天，我正生病，老舍来看我。他拉过一张椅子，坐与我的床边，看公爸午地和我谈到解放后北京的新人新事，谈着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文艺工作者的鼓励 and 关怀。这时我的孩子们听说屋里坐的客人是“舒伯伯”的时候，就都轻轻地走了进来，站在门旁，静静地听着我们谈话。老舍回头看见了，从头到脚看了他们一眼，笑问：“怎么？不认得‘舒伯伯’啦？”这时，这些孩子已是大学、高中和初中生了。他们走了过来，不失礼地拉着胳膊抱着腿了，而是用双手紧紧地握着“舒伯伯”的手，带点羞涩地说：“不是我们不认得您，是您不认得我们了！”老舍哈哈大笑地说：“可不是，你们都是大小伙子，大小姑娘了；我都是个小老头儿了！”顿时屋里又欢腾了起来！

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一天，我的大女儿从美国来了一封信，信上说：“娘，舒伯伯逝世了，您知道吗？”这对我是一声晴天霹雳，这么一个充满了活力的人，怎么会死呢？那时候，关于我的朋友们的消息，我都不知道，我也无从知道……

.....

摘自《人民戏剧》1978.7.990

作者、教授、师友

——深切怀念老舍先生

吴伯箫

老舍，从多年来往中所受到教益说，他是老师；从推心置腹、平易相处说，我们是忘年的朋友。

“九·一八”后在青岛，老舍是大学文学教授，而我是文艺学徒。我比他小六岁，在他滨海的书斋里却是常客。他那住房进门的地方，迎面是武器架，罗列着刀枪剑戟，书斋写字台上摊着《骆驼祥子》的初稿，一武一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论仪态风度，老舍儒而不雅洒脱，谈吐海阔天深，幽默富于严肃。象相声里“解包袱”，一席话总有一两处，自然地引人会心欢笑。

就是在闲谈中，他谈到过伦敦回国的故事。

应北京大学的燕京大学教授艾温斯聘请，老舍到伦敦大学东方语言文学学院讲学。在伦敦几年的积蓄，回国时路费只够坐轮船到新加坡。船到码头，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访问商务印书馆分馆。劈头问门市伙计：“你们这里有《小说月报》吗？”回答说：“有。”“把最近的两期拿来。”他打开《小说月报》，指着长篇连载小说《二马》的作者说：“这就是我。”作了自我介绍。接着说明了旅途情况，表示要在新加坡找工作，筹足路费回国。“我要见你们经理”。——就这样，经理介绍他到一所中学教书，半年多以后回到北京。在新加坡他写了《小坡的生日》。

在老舍，写作也就是工作。俭啬费钱持简约的生活。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教书的时候，写作还是经常的。收入少了，对朋友感慨，自奉仍然俭朴。绝不为名利做自己不愿做

的事情。记得卞双梁手下的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窃据了山东大学校长的职位，虽然老舍认识他，也算是熟人，但拒绝了那家伙送来的聘书。那时作品发表并不容易，他宁可清苦些。

对青年文艺作者，老舍很注意培养。一九三三年暑假，他同系统照一起，义务地支持几个青年办《避暑录话》，就有提携后进的意思。特别是“七·七”事变后，他不顾乘长途汽车的劳顿，慨然答应去莱阳简易乡村师范讲学，宣传抗日。象闻一多，从教授给中等学校学生上课，在那种社会里是难得可贵的。所以，一晃四十年，那时的学生到现在还无限怀念地谈到他，连他早晨很早就起来在操场上打太极拳的事都还记得。

我们从莱阳分手后，不久山东沦陷，我们各自逃亡出来，一九三八年春在武汉又再见了。老舍正在冯玉祥将军那里。两个人在干上吃小馆的时候，我告诉他要到陕北去，他热情支持但他自己却抱定无党无派，宣传抗战第一，国家至上（后来知道他写过这样剧名的剧本）。他思想进步，有正义感。一个革命团体从武汉搬到重庆去，他答应带队，帮助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关卡。对国民党的反动文人他曾当面痛斥：“你灵狗！给我滚开！”在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周总理直接关怀和帮助下，为团结和组织广大文艺工作者参加抗日宣传等方面的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在晋东南写的《路安风物》，《沁州行》等通讯报导，就是寄给他转《抗战文艺》的。据说，《抗战文艺》每编完一期，剩下的篇幅都由老舍补满。剩多少篇幅补写多少稿件，内容恰合本期的要求。而署名照例是“总务处”。

一九三九年九月，老舍从“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文艺界代表的名义到过延安。团长是西山会议派的老顽固张继。

在大礼堂举行的欢迎会上，我的座位在慰劳团的后边五六排的地方。我没有走过去招呼老舍。当台上演出《黄河大合唱》锣鼓铙钹齐鸣加惊天动地的呼号声，把张继吓得几乎从座位上跳起来，老舍却表现兴奋，泰然。纹纹坐着，两种反应都引起我内心的快意，一念涌起：老舍为什么同这样的家伙结伴同行呢？应当耻与为伍才对。因此，统战部欢宴慰劳团，通知我参加，我没去。事后听说，宴会上老舍同毛主席干杯，说了这样的话：“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流芳，我不能比，我一个人，毛主席身边是亿万群众啊……”我又后悔没参加那次宴会了。慰劳团离开延安后，我写信给老舍：“欢迎大会上看到了你，但坐得太远，我没打招呼；宴会我也是可以参加的。……”很快接到他的回信，用责备的语气说：“见而不谈，你真该打！”

一九四〇年以后，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一年比一年不，一天比一天更紧了。水泄不通。个人通讯，绝不可能。不过，每次周副主席从重庆回延安，在文协处介绍文艺界的情况总是谈到老舍的。具体，详细，叫人听了象见到本人。——一九四二年，敌人造谣，说我死了，竟登报为我开悼会。真是活见鬼！我除了在《解放日报》写了《斥无耻的造谣》而外，特别通过组织搞一封信给老舍，请他帮助辟谣。

解放战争期间，老舍杳无音信。

直到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全国第一届文代大会上，文艺界两路会师，周总理说：“现在就缺我们的老朋友老舍先生一个人了。”又说：“他一定会回来的。”在会场上热烈的掌声中，我才清楚地知道老舍去美国讲学了。而总理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捎信给他，邀他回国。隔年国庆，我陪东北教育学院第一期毕业生参加了盛大的天安门前游行之后，到他的住处去看他，转述了我

亲自听到的总理的话。他含着激动的眼泪说：“是的，是毛主席，周总理叫我回来的！我一定要……”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

此后十七年，大家都在北京，但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学习、工作、革命、建设，谁都投身于火热的斗争。老舍更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和不懈的精力从事新中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他积极勤奋，不知疲倦，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把周总理关于“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教诲作为座右铭，严格要求自己。在党的领导下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团结作家、画家、艺人。文艺战线的每个战壕里，几乎都有老舍的足迹和声音。创作欲使他奔波劳累。出国访问，国内参观，到农村，入厂，他都注意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回到家里就写，写。每次我到他的住处去，他经常从正房两头写作间出来，仿佛刚放下笔，掐灭了纸烟，而又思还在继续。有新作品出版了，他就送我一本。象话剧《龙须沟》，小说《无名高地出了名》，小品《小花朵》我都是从先读为快的。

“人民艺术家”，“语言大师”，是老舍应有的荣誉。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文学艺术也是繁荣的。毛主席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舍在运动刚开始就写信给毛主席表示拥护。但是美国贼林彪和叛徒江青互相勾结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摧残文化，打击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老舍竟被迫害死。

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在沙滩无意间碰到胡絮青回来，我问他“舒先生好吗？”她突然脸色苍白，沉默一会，低声说：“已经死了一年多了！”震惊太厉害，我一下被打懵了。急风暴雨，正门阵雨一阵，不假思索，黎青因悲愤地走了，我也默默地回